



晉記列傳卷之二十四

循吏傳序

蕭山郭

倫撰

昔者周室之衰刑政紀綱紊矣而大夫能治其私邑淫奔者畏不敢奔大車所以作也孔門弟子如武城單父成蒲之績載在簡冊猶令人想見三代之遺風自封建廢而為郡縣守令之職益重矣兩漢之篇其行事可紀者大抵敦教化務安全而求媚於民誠哉其為循也郡縣之體上焉承流下焉宣化天下之治亂繫乎朝廷政事之得失其間

公私緩急之故何嘗不在守令哉是故上有文景之主而  
下有殘酷之吏民不蒙其惠也上有桓靈之君而下有慈  
惠之長忠信之師民得安枕而臥焉夫決疑獄抑豪強剔  
奸宄則慈不如明體人情杜苞苴興利益至誠以感之愷  
悌以育之夙興夜寐上行而下效非清仁勤慎不為功元  
元之命懸於守令其任亦重矣哉晉自武帝以五條飭吏  
而詔書諄諄賜良吏劉霄梁柳等穀以風厲天下可謂抑  
末敦本者與然當是時帝性寬厚賄賂公行結綬者以放  
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爰及惠懷中州鼎沸江左偏

安晉政多門而循良之績僅有存焉今採其吏事宜於民  
者為循吏傳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名少  
與鄉人蔣濟朱績有聞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  
史威幼有志尚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  
僕驅驢獨行每至旅舍放驢躬取樵炊爨既至見父停廐  
中斗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識於  
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資也受之而歸質

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威行侶進每事佐助行數  
百里威疑而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  
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  
威拜侍御史賜爵南鄉侯歷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  
政治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  
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勝卿邪對  
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曰善  
哉直而婉謙而順卿固乃父之子也拜右將軍豫州刺史  
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

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  
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進封平春侯太康元  
年卒於位追贈鎮東將軍謚曰烈子奕嗣官至平東將軍  
威弟羆益州刺史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  
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鄧艾入成都軫白太守曰  
今大軍西征必除舊布新明府盍避諸此全福之道也太  
守出艾果使參軍牽弘之郡問軫以前守所在軫曰前守

達去就之義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  
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秩滿將歸羣蠻追  
送賂遺甚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  
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  
博學洽聞駁論明允時涪人李驥亦為郎與軫齊名每有  
論議朝廷莫能踰出為掾為太守當遷而卒子毗尚書郎  
毗弟秀為羅尚主簿州沒于李驥欲用為司馬不受死之  
軫弟烈歷平康安陽令所至有聲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  
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即轉烈掾為太守蜀人榮之

###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  
長勤於為政課田蠶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  
曰當官者能潔身脩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  
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亶長以脩  
勤清白見稱河右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  
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士庶悅服遷鉅鹿太  
守卒於官

###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歷給事中  
秦始初拜汝南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皆  
躬自指示曲盡事宜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績武帝詔曰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  
雖詔書屢下勅勵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  
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  
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行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  
尉石鑿上汝南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  
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

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為有  
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太康中為司隸校尉  
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遣吏至寒婦人  
和服復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太康五年卒

曹攄附丁紹喬智明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  
學善屬文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  
勸改適而婦不移姑憇之乃密自殺親鄰告婦殺姑婦不

勝刑楚因自誣服當決而攄到攄察其有寃究辨得寔釋之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中謂之曰汝等不幸致此然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矣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以為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吾為諸君任之至期皆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天大雨雪而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為誰攄使收門士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詎外人可至必門士盜此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疾去官百姓懷之復拜洛陽令齊王罔引為記

室督罔嘗從容問攄曰吾出百死率天下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客有勸吾歸藩者吾其歸邪攄曰蕩平凶逆匡復帝祚大王之功盛矣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拔賢俊屏私欲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此百世之勲也罔不能用尋轉中書侍郎惠帝末出為襄城太守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南司馬流人王逌等屯聚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叅軍崔暉擊之而使攄為督護攄出戰期曠為後繼曠許之而不至攄獨與逌戰於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

姓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又譙人丁紹守叔倫為  
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風化大行當是時河北騷擾靡有完  
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紹之力也遷荊州刺史士庶戀  
慕從車千乘南陽王模留紹刺冀州境內羣羯為患紹捕  
誅之號為嚴明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  
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鮮卑前部人喬智明  
少喪二親哀毀過禮成都王穎表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  
縣令部人張兌為父報仇母老無子智明愍之為停獄歲  
餘令兌將妻入獄兌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二縣愛之號

為神君雒陽陷沒於劉曜

###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美姿容  
善談論幼有清操而性至孝執親之喪哀毀過禮家貧乏  
人鳴鼓每哭臨恒有雙鶴警叫祥練之夕羣雁飛集時人  
咸以為孝感所致焉嘗食臠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  
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筋為  
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人及康伯為吏  
部尚書隱之遂解褐輔國功曹轉征虜參軍兄坦之為袁



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  
拜隱之為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  
為國子博士領著作孝武欲用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  
文帝而止尋守廷尉秘書監御史中丞遷左衛將軍雖居  
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  
貧庶廣州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其弊隆安中乃  
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距州  
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  
至語人曰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

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勵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  
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進魚羹每剔骨存肉隱之覺  
其用意罰而黜焉時人頗疑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元興初  
詔曰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  
己潔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  
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草奢務嗇南城改觀朕有嘉焉可  
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盧循寇南海隱之固守  
百餘日循踰城縱火死傷枕地長子曠之戰沒城陷隱之

携家欲還京師為循所止久之得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  
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  
賜車牛更為起宅隱之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  
為屏風坐無檀席後遷中領軍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餘  
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乏或并日而食  
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需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  
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  
贈左光祿大夫初隱之為尚書郎謝石請為衛將軍主簿  
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勅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

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夫人劉氏齋  
沉香一斤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勵清操為  
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家法才學  
雖不逮隱之而孝弟絮敬猶為不衰

###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殺  
父親奔吳官大司馬吳亡靚竄跡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  
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家因就見焉靚逃於廁琅邪  
王掖以見帝帝曰不圖今日得復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

身皮面復覩龍顏詔以為侍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邱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渡江為安東主簿再遷江寧令以擊周馥功封博陵亭侯徙從事中郎建興中王承制出為會稽太守臨行置酒謂之曰孤之會稽漢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卿盍為我言政之所先乎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斥浮華王深納之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長官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是以王霸等或

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泣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班位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明帝即位為侍中加奉車都尉與擊王含以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恢次子鱣為關內侯累遷尚書令成帝時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儀同三司贈贈依太尉興平伯故事祀以太牢子彪嗣官至散騎常侍恢兄頤亦有名終于太常

張闓

晉書 卷之四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琅邪王鎮建鄴訪故吳名臣子孫太常薛兼薦闓王即引為安東叅軍轉丞相從事中郎遷侍中王即帝位以翼佐勲賜爵丹陽縣侯出補晉陵內史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泣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強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闓遵而行之在郡有威惠時所部四縣並以早失田闓相視地形乃立曲阿新豐塘用功二十一萬一千四

百二十溉田八百餘頃歲用豐稔葛洪為立頌而所司奏闓擅興造免官後公卿言張闓興陂溉田可謂利民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乃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本計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帝崩闓以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反闓與王導等入宮衛帝峻使闓持節督東軍闓密宣太后詔于三吳令速起義軍嶠侃勤王假節行征虜將軍與陶回共督丹陽義兵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以給車

晉書 卷之四  
騎將軍郗鑒峻平賜爵宜陽伯遷廷尉拜金紫光祿大夫  
尋卒子混嗣閻所著牋表文議傳於世

###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輒  
歔歔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  
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有償羊給衣食使  
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及長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聲如  
洪鐘子章妻以兄子為立別宅分資產曰世有若斯人者  
而長貧賤乎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

盜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以為破虜將軍後沒于劉  
淵仕至太傅

###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厥問  
京曰郡名武陵何謂也京曰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接夷  
數為所攻光武時東徙得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  
稱高平曰陵于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  
字刺史戲之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而對曰今為忠臣  
不得復為孝子太廟初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立

太廟移神主理應問訊賀非名也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  
州郡以為永式京善清言識大體後舉秀才歷巴邱邵陵  
泉陵令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卒於家

晉記列傳卷之二十五

儒林傳序

蕭山郭倫撰

昔周德既衰王道不明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是乃  
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其後門弟子分散四方授  
徒設教至戰國而異端蜂起與吾道相辟壘孟軻氏辭而  
闕之然後微言大義不至漸滅甚哉秦火之酷也嚴是古  
之法抵挾書之罪先聖之遺徽靡有孑遺矣漢興逮於孝  
武始修文教蠹簡殘編掇拾於灰燼之餘當是時天子初

晉書 卷之五  
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搢紳之士靡然嚮風彬彬乎多文學矣東西四百餘年之間經有專學學有專師其卓然為儒者之宗者董仲舒一人而已劉向鄭康成之流不能窺其間奧也然諸儒之學雖主于訓詁而孔子之道賴茲不墜洎靈獻之際閹寺竊政黨錮禍興多節諒之士經學之效也魏末王何創虛無之說晉有天下清言風肆崇飾浮競祖述老莊擯棄先典名教大頽極於十六國之亂可為長太息者矣然鴻儒碩學相為傳襲若濟南劉兆高密徐苗從受業者蓋數千人廬江杜夷安貧樂道皇太子三至

其第執經問義猶有兩漢之遺風焉而范武子深斥王何所至修學校以儒教為己任自董仲舒以後一人也獨怪舊史不列之儒林其所謂儒者必訓詁而後可乎夫訓詁聖經期合乎聖人之旨而漢晉儒者往往執滯師說或引六經以就已斯其所蔽也然孔子之道得經而傳六經之理得詁而顯糟粕者精華之所藉也必去糟粕而索精華則精華不可見矣范平諸人不可謂非孔門之羽翼而有志聖人之學者所當急為表著者也爰次其人作儒林傳

儒林傳一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吳亡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而卒詔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為供飲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表請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武帝從之遷散騎常侍蜀故尚書掾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立曰臣之友也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弗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常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于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泰始中拜給事中卒于官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為人恬靜好學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氏池長有惠政以病免泰始初錄用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于世劉淵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于家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出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比屋可封及其廢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時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

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  
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作書以訓之曰文  
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誦脩典訓此大  
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  
好也及至晷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  
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  
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  
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質而後色質脩色  
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

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  
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  
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  
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嫻庠序  
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  
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  
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揚班翰筆  
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  
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

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于洛陽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於秘書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州惠王之後也博學洽聞

溫篤善誘從受業者蓋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校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耀育臍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皆以博士為郡守曾祖  
華有至行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好學  
晝執鉏未夜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宗鈞受業作  
五經同異評數十萬言身為儒宗性抗烈輕財弟患口癰  
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遺孤田宅奴婢盡推  
與之慈愛聞於州里鄉隣有死者貧不能葬為營助棺槨  
門生亡於家即殮於講堂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  
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  
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

濯巾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客居青州逮毓七世同居敦睦  
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  
業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後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  
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  
傅叅軍並不就當是時青土隱遁之士劉兆徐苗輩皆務  
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  
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

晉書 卷之三十五  
論凡所著述七萬餘言年七十一而卒

董景道 附范隆續咸韋謏

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也少而好學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永寧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詩以自娛毒虫猛虎馴繞其旁劉淵及聰屢徵皆不就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固辭竟以壽終當是時門人范隆亦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隆字元嵩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四歲母又

卒疎族范廣愍而鞠之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經籍靡所不覽上黨續咸字孝宗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所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隆初不應州郡之辟咸永嘉中歷廷尉平然隆後仕劉淵為大鴻臚而咸為石勒理曹叅軍持法詳平年九十死于石虎之世贈儀同三司京兆韋謏好儒學善著述撰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述作共數十萬言初仕劉曜後入石氏凡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徵為廷尉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

晉書 卷三十五  
封京兆公好直諫為冉閔所殺

###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為郡著姓夷博經籍操尚貞素家貧不營產業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正逼夷上道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欲引為參軍固辭以疾馥知不可屈乃為夷起宅宇供醫藥馥敗夷歸舊居流離兵寇間刺史

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式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禮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也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寇亂渡江當是時元帝為丞相敕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宏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及帝即位嘗欲詣夷夷陳萬乘

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  
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以夷清貧賜穀二百斛夷雖逼時命然竟  
未朝謁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國有大政輒就諮焉  
明帝即位夷自表求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惟  
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使朕靡所  
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  
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  
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

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  
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疾時浮偽著任  
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  
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  
徒辟皆不應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  
曰夫興化致治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  
凌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

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  
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  
咸和初大常華恒舉喜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中內  
史何充疏請徵喜成帝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  
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  
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  
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  
府君當還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  
不能決朝廷遣就會稽問喜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釋

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又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凡  
所注述數十萬言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常以刀傷手捧  
手改容人問痛邪對曰痛可忍也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  
不可處耳家人咸以其幼而異之少好隱遁嗜學手不釋  
卷遂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  
廬於墓側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  
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宇宣固辭庾爰之厚餉宣宣



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寔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初競以裸裎為高今餘風未殄僕誠恐不儒太儒非所患也閑居屢空常以誦讀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累徵不至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問里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勵行勤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好典籍招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邈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帝晏酣後好為手詔詩章賜侍臣文詞率雜被詔者或即宣揚於外邈必刊削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帝以為愛我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

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寘書曰聞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廢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廢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

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網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司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遷中書侍郎專掌制詔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信甯為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乃為自安之計當是時會稽王道子專權酣媾帝漸不平疎道子道子患之邈因從容為帝言淮南齊王之事帝遂與道子式

好如初道子更薦邈於帝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臣教授號為博士而已今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朝政修文詔帝嘉其謹密有託重之意將擢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去職邈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邈前後十年每被顧問多所匡益所注穀梁傳見重于時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秘書郎次子浩散騎侍郎出補西陽太守為

盧循所殺邈弟廣

賀循 附楊方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帝父清河王慶諱因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於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亡始還本郡操尚高厲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循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有拘忌廼

晉書 卷五十五  
避歲月不葬循皆禁之政教大行然無援于朝久不進序  
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轉侍御  
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賊李辰起江夏辰  
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遂會稽相張景以程超代之又以其  
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秀  
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冰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  
抗罷有衆數千屯郡譚堂循檄罷為陳逆順罷遁超與皆  
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  
賞一無豫焉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服

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能屈時州內豪傑皆  
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  
敏敗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公車徵賢良皆不就  
琅邪王為安東將軍表循吳國內史與循言吳時事因問  
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王悟曰是賀  
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王  
愧之三日不出代顧榮為鎮東軍司及王承制以為軍諮  
祭酒循稱疾敷逼不得已乃輦疾至王親幸其舟以羸疾  
不堪拜謁即就加朝服賜車馬牀帳衣褥及第一區循皆

晉書 卷三十五  
不受時江東草創寇盜竊發王患之以問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往來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以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得發憚後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綱目嚴刑賞以時畚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令縱不能耳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

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用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為益者也王從之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循以老疾固辭王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因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寔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撫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

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  
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  
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  
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  
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  
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  
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  
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  
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芻已毀

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  
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  
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  
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  
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  
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  
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  
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  
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

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總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

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帝竟從循議焉既而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從之當是時朝廷疑滯皆諮于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尋行太子太傅循以疾故固辭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雖有羸疾而恭於

晉書 卷之五  
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年六十帝素服舉哀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循博覽衆書善屬文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建元中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內史諸葛恢見而

竒之待以門人之禮恢嘗使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導辟為掾遷參軍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閒居著述導上方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以年老棄郡還鄉里卒於家

###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舉異行不就避地江東為琅邪王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興初與



庾亮俱補中書郎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艸創行經學深  
博諳練舊章朝廷儀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擅自恣行私於  
太子曰王處仲非純臣也殿下宜搜揚才俊以備不虞敦  
聞而惡之啟出行為廣陵太守郡接胡戎嚴行教掖後進  
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聞衍儒雅勅其黨不得  
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或曰  
衍雖不以文章著名而博覽過于賀循凡所撰述百萬餘  
言子啟廬陵太守衍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而涉  
世聲譽過之官至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 范甯

范甯字武子安北將軍汪之子也少博學以儒雅知名父  
汪與桓溫有隙會稽王將辟為掾為溫所諷而止溫卒始  
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脩禮期年之後  
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  
中書侍郎當是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  
傳奏上皆有曲證孝武帝雅好文學朝廷疑議輒諮訪之  
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甯甥王國寶詣事會稽王道子懼  
為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

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占卜固請行臨發  
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奠百姓聖王作制籍無黃  
白之別也自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廢有旋反之期故許其  
挾注本郡數十年來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以成行雖無  
本郡之名而有安土之樂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  
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  
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  
役之慮斯誠兼并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  
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今率土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

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夫荒郡之民星居東西遠者千  
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後調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  
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臣以荒小郡縣皆宜  
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明擇守  
宰考其政蹟而頃者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  
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此上下之分也如  
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  
牽曳百姓營造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其先室宇皆為  
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

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若功勛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士哉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并之家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也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農不南畝士不講讀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

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耗減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宜脩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天札生長繁滋矣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民今勞擾殆無三日休息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

娶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也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使心有餘恨故備陳之惟陛下詳擇焉疏奏帝善之寤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採磬石于交州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立下舍下十五縣皆使設學凡所更草不拘常憲江州刺史王凝之誣其奢濁免官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奔訴帝以寤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寤深疾時俗浮虛以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或疑其貶之太過寤曰王何蔑

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易轍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孜孜然以興儒教為己任故所在設學校養生徒自漢董仲舒以來一人而已寤既免官家於丹陽年六十三卒於家初寤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沉思積年為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嘗丐食誦詩家無斗儲  
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  
汝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死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  
儒燕慕容暉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秦滅燕  
歡死於長安

晉記列傳卷之二十六

儒林傳二

摯虞

蕭山郭倫撰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  
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不就尋舉賢良與夏侯湛  
等十七人策為上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  
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  
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復策曰頃日食

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以弭大青及法令有不宜於今  
為公私所患苦者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  
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  
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  
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  
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  
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  
日月之青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  
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

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  
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  
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  
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  
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  
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  
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  
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  
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

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宗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酬答聖問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虞上太康頌以美帝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維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僭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

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慙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方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振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竒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咏鑠光天之下莫非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駸駸風于華陽弓矢索服干戈戢藏嚴巖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

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與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  
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  
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習用已久不宜復  
改虞駿之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  
制器以利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  
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攷步兩儀則  
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  
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  
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于古尺幾于半寸樂府

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  
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絃閱而不通故  
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  
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同知失而行不可謂謹不同不  
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也凡物有多而  
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者  
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  
得反邪于正一時之變永世勿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  
成式不失舊物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



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不問元康中遷吳王友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東軍迎帝百姓奔散虞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陽拜太常卿懷帝即位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

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燦然永嘉末京師荒亂盜竊縱橫人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初作思游賦千五百餘言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流別集皆為世所重虞善觀元象嘗謂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州乎性愛士人有表荐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 東哲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

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足為東祖混隴  
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暫博學多聞與兄瑯俱知名少游  
國學博士曹志稱之與衛恒友善既而還鄉里瑯娶石鑿  
從女而棄之鑿遂諷州郡公府不得辟衛恒遇禍暫自本  
郡赴喪時人多之性沉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  
其辭曰東暫間居門人並侍下幃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  
藻攷撰同異有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  
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  
鼓皇風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于時今先生耽道脩藝

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殫忘寐之勤晝騁鑽元  
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  
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學既積而身困  
夫何為乎秘邱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  
失識彼迷此愚竊不取東子曰居吾將導爾昔者元一既  
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蛄赴濕物  
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  
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叅名比譽誰優誰劣吾  
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

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游魏莪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夕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故或毀名自污或不食其祿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髻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禍戾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趨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干木卧而秦

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守分任性惟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且能約其躬則倍石之蓄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轍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竒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瑯華召皙為掾時欲廣農皙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然豐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日天時不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惠水旱失中雩

穰無益雖使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以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破廢田業按古今之語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又如

汲郡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不難烏鹵成原其利甚厚而豪强大族惜魚捕之饒搆說官長終不可破荆揚充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于畚車多稔長于決泄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止界今者繁盛合五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

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自司空賦曹屬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曰安釐王之冢也得竹書數十車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國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大略與春秋相應蓋魏國之史書也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

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

銅劍一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  
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帝以其  
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曾在著作  
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  
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東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水濱洗被遂因  
水以汎觴帝曰如此則不祥也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  
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曰羽觴隨波是也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

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業帝  
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得一竹簡于嵩高山下上兩  
行科斗書傳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哲哲見之曰此漢明  
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時人服其博識趙王倫請為記室哲  
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  
故人立碑墓側哲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  
遇亂散亡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及文集數十篇行  
於世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之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官至陽夏侯相接年十三而孤哀毀過禮同郡馮收薦接于河東太守劉原原辟之接以母老不就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羣書多出異義性簡率鄉里大族弗善也惟裴頠雅知之後為郡主簿州辟部平陽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下宏仁並謂足下應和昌味可弗應秀才接報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起

兵惠帝復位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東海王表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通博尤精禮傳尚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初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據異義東萊太守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接

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足解二子之  
紛也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詩賦碑頌駁難共十  
餘萬言遭亂散亡長子愆期繼父志更注公羊集列女後  
傳云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而瓌  
偉倜儻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  
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  
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

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  
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  
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凌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與  
期運不可致與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  
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  
化之盛與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  
人未服訓政道因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  
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  
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



豈政刑之謀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  
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  
之說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  
正之士而臣等薄陋雖致身於闕廷不足以降大問也伏  
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  
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  
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  
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  
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

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  
可以小安墮之則遂凌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  
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  
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  
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  
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宏政非政  
宏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  
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  
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

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奸之所由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

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強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

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  
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  
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  
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  
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  
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  
咎者經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  
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  
雖令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

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闕梁之防  
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  
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  
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  
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  
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  
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  
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  
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

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  
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  
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  
惡者畏懼而消跡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  
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之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  
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曰不  
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  
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  
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墮職而不勤百姓怠業而咎時非

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  
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  
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  
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  
欲車載柩家貧無力市馬乃假葬堂北僻外朝夕拜哭養  
雞種蒜竭其方術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起  
為征東叅軍徙尚書郎轉尚書左丞遷雍州刺史武帝於  
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  
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

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卒于官  
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察孝廉  
為公府掾秦始中武帝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  
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指王  
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  
彌於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  
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韞道術儼然而進朕

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  
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  
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  
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  
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踪往代襲跡三五  
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  
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  
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  
昔之明王惟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

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  
敬矣又問戎蠻獠夏對曰戎蠻獠夏侵敗王略雖盛世猶  
有此虞故詩稱獠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來夷  
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  
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  
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  
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  
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  
之甚劬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

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  
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承文景之業資海  
內之富役其材臣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  
將勁卒屈于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  
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  
天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  
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  
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強暴擒其元惡此其  
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

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  
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  
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  
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所以退災消青者也又問經化  
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  
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庶恥立則小人謹  
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  
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勛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  
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庶恥

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  
茂矣若庶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  
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猶農  
夫之殖硤野早年之望豐穡耳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  
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  
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  
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  
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  
稱其職則萬幾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

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弗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猶良  
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  
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  
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  
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  
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惟明主  
之所趨舍若抽羣英延俊人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  
餐之士則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濟陰郤詵東平  
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而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

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策之復對數百言帝親覽又擢為  
第一轉中書郎种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之遷平  
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河內與种共拜帝望而  
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為政簡惠百姓安之卒  
於郡

華譚附袁甫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諳吳  
黃門郎譚暮而即孤母年十八守節鞠養及長好學不倦  
爽慧有口辨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太康中刺史稽



紹舉譚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可謂有道矣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化吳人輕銳難安易動手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如此已可銷鋒刃為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耶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

秦則寬經以將化方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雖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抑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其各悉心以對無有所諱譚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帝道以光今聖朝急善過於飢渴用人疾於應嚮德音發於帷幄而清風翔於無外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

之則無益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  
漢末分崩英雄鼎峙大晉應期受命安樂順軌於前歸命  
向化於後蜀漸德久而吳方初附非蜀敢憚而吳易動也  
然吳阻長江俗既輕悍所安之計當先拔其賢才待以異  
數明選牧伯輕其賦徭則可以永保無虞長為人臣者也  
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成周之隆獫狁為寇雖有文德必  
須武備蓋安不忘危古之善教也無為罷武庫鑠鋒刃而  
自可倒載干戈苞以虎皮其於散樂休風豈為不泰乎五  
帝殊禮三王異教至於興禮樂以和民流清風以寧俗其

歸一也虞夏殷周以來刑未嘗一日捐於天下律令之存  
何妨於政若大道四達禮樂交通使刑罰懸而不用遠足  
以隆太平之雅化耳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  
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無卓越雋逸之才  
夫南海不少明珠大宛不乏良馬聖朝若虛高館以俟賢  
設重爵以待士賢雋之出可企踵而至也時九州秀孝策  
無逮譚者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  
服闋為鄆城令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為  
郟令縣饑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出私穀三百斛以助譚

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石冰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使司馬褚敷擊破之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為所縻顧榮亦受敏官譚移檄遠近極斥其罪榮等雖內愧然由此望之譚在郡政嚴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有隙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譚友也理出之及甘卓擊馥百姓奔散譚獨不去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然矣初東海王捕甘卓下令敢匿者斬卓投譚而免是役也卓使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遇之曰不

知也遺絹二匹而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建興初為鎮東軍諮祭酒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干寶范珖於朝而自求退不聽譚初在廬江舉寒族周訪為孝廉時以為知人紀瞻薦譚於晉王為顧榮所昵數年不得調譚在官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太興初授秘書監薦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為著作佐郎戴淵弟邈譚婿也平生常抑淵而進邈及淵用事更毀譚於帝帝因此疎之譚立己清剛所在以甄拔人才為務然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

待死秘閣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王敦反譚疾甚不能  
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二子化茂化征  
虜司馬茂嗣爵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舉秀  
才詣中領軍何勗求為劇縣勗曰人皆羨臺閣而子獨欲  
宰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今縉中之好莫如錦然  
錦不可以為幅穀中之美莫如稻然稻不可以為麇苟非  
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  
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  
郎中令石玠謂甫曰卿知壽陽以西何以恒旱而壽陽以

東何以恒水乎甫曰東吳人也鼎足強邦一朝而滅夫亡  
國之音哀以思積憂成陰積陰成雨故其域恒滌其西中  
國新平強吳志盈氣滿公羊有言魯僖甚悅而致早京師  
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年八  
十餘卒於家

卻詵等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對策金門績展州郡而  
令思移檄遠近愧服江東文辭之功大矣哉



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又與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因本郡計入洛乃作思舊賦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

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為散騎常侍卒于官二子純悌郭象者字子玄亦好老莊能清言辨若懸河為東海王太傅主簿永嘉末病卒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或曰

晉書 卷二十七  
象為人行薄以秀義未傳於世遂竊為己註乃自註秋水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或點定文句而已象著碑  
論十二篇傳於世

###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以公方著  
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少好古文奇字陰陽算歷有郭公者  
客居河東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  
是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  
載嘗竊青囊經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

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  
荒乎潛結姻昵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固  
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  
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之曰敗康不信  
璞去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  
宣城有物如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膺尾皆白大力而遲鈍  
來到城下祐使伏而取之使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  
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  
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豎按卦名之是

為驢鼠卜竟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經紀  
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邦亭驢山君鼠也使詣  
荆山暫來過我何為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  
復隨之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郡東有妖人欲稱制者  
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有  
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朱莢  
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瑒或以  
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  
重璞引為參軍琅邪王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遇咸之井

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應受命之符西南郡  
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  
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王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  
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  
繇詞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太興初會  
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  
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焉璞學博  
才高訥於言論善詞賦嘗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重後  
復作南郊賦元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



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今至啟  
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也臣不揆淺  
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  
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陰陰  
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  
皆為刑獄殷繁理者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  
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昭察幽情以佐陽精者也  
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  
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

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  
濫怨歎之氣所致也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  
淳于伯刑于市而血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  
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  
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  
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若雨之災崩震  
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謹尋  
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  
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

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  
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救過  
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  
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  
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  
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  
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  
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雖躬綜萬幾  
勞逾日昃而元澤未加于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鴻雁之

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  
風先彰也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  
方不審則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  
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  
言倚清靜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  
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屬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  
以禮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  
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  
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願陛下少畱神鑒

晉書 卷之七  
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  
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  
學見重琦於嶠亮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著作郎  
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  
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  
卑乃著客傲以見志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  
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  
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  
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標顯切直至乃聞一善

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  
竊惟陛下符運至著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  
殆由令法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  
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  
之卦理宜因郊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  
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  
鬥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  
興復欲有搆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  
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峻共相扇惑雖

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也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  
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  
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謀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  
育天固靈基黔首顚顚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  
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  
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  
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  
奏帝即大赦改元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豎陽去水百步  
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  
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  
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曰非也能致天子問耳帝心甚異  
之未暮王敦起璞為記室叅軍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  
之或值璞在閫即入璞曰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  
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  
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  
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王敦之謀逆也  
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使占己吉凶璞曰

元吉嶠亮退而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  
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敦其敗乎或搆  
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勸嶠亮  
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  
靜則吉動則凶敦大怒曰子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  
遂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璞  
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時年四十九敦平追贈宏農  
太守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鈔京費諸家  
要畧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

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詞子虛上林賦數  
十萬言所著葵經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子驚官  
至臨賀太守

###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入晉為  
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  
誦習以儒學知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寡交游時或尋書  
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  
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

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宏宏亦內學能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破冰別率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見天下已亂欲避地粵南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後含遇害洪優游南土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尋還鄉里禮辟皆不赴琅邪王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尊召補州主簿遷諮議參軍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

就洪欲煉丹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洪辭不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駕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

模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倏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樂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乏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

妙者不能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櫃以示識者自狶抱樸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櫃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富於班馬又精辯元顛析理入微後忽與嶽書

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書狼狽往別洪聖至日中  
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世  
以為尸解得仙云





